

從中國人文思想看謝棟樑的現代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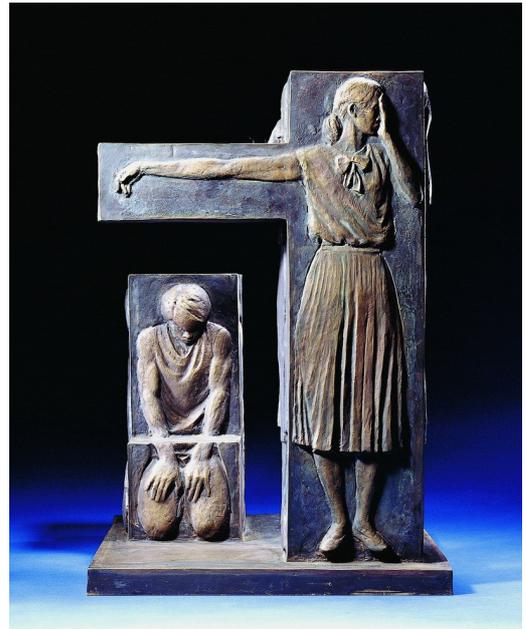
一個熱愛生命、追求理想的藝術家，必然會為自己的理想境界，而在藝術的大道上奮勇向前奔赴。現實環境的窒礙難行，遏阻不了藝術家熱切企望攀登藝術巔峰的宏願。寧可衣帶寬，寧可人憔悴，不達目的，誓不善罷甘休。至於「俯首甘為稻粱謀」，只是為了延續生命的過程。卻不是生命的終極目的。

藝術創作應該是基於一種神聖的使命感，一種融合理性和感性的藝術良知，是極為莊嚴而超乎功利之外的，謝棟樑就是秉持此一信念，誠敬而執著地為他的理想而邁進不已。謝棟樑並不揚棄傳統，也不鄙夷現代，他試圖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尋求新的調和、新的秩序。所以傳統和現代對他而言既不視為包袱，也不奉為圭臬，他認為一個藝術家可以吸取一切古老的或新潮的藝術觀念和技巧，經過一番咀嚼和過濾，這一切的觀念和技巧都將成為自己作品的注腳。他反對拾人牙慧，一成不變的沿襲，主張在既有的基礎上開創新局，在別人走過的路上另闢蹊徑，這種融合新舊、兼容並蓄的藝術理念，和中國文化中能容乃大的包容性，和截長補短的同化力不謀而合。因此，謝棟樑堅持創作一定要有自我風格、自我觀念、和自我面目，不但不能重複別人，還要不斷超越自我。基於這樣的認知，謝棟樑的雕塑便一變再變，從早期拉長的人物變體造形，到扁平的組件系列，一直到最近融合二度空間和三度空間的新作，從這些作品中，不難看出謝棟樑為追求藝術理想用心之良苦和執意之堅決。



中國傳統的雕塑，往往在三度空間的造形上，鏤刻彩繪平面的動植物圖形。這種調和立體的三度空間和平面的二度空間，使「體」和「面」從對立的相剋，到和諧的相生。頗能符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謝棟樑的近作是把圓雕的立體造形簡化為最單純的方形造形和圓形造形，然後在方形造形的四個面上。或圓形造形的周邊上，以浮雕的形式表現出作品的主題，而四個面上的浮雕卻是同一主題的延伸。這種統合三度空間和二度空間，把抽象的造形和具象的浮雕合為一體，把圓雕和浮雕融於一爐的藝術表現形式，就是從傳統中國雕塑的省思中得來的啟示。

謝棟樑的這一系列的作品，是由二個方形造形的組合，來表現一件作品的主题，這些方形的造形，有的是直立式的，有的是水平式的，也有的是斜倚式的。由於是把二個造形組合成一件作品。於是產生了造形與造形之間的賓主、虛實關係，形與形之間的彼此呼應聯絡，彼此顧盼傳情，衍生出實量空間和虛量空間的無窮變化。如果把作品中的浮雕部份抽出，光看這些形與形間的空間變化，未嘗不是令人賞心悅目的抽象造形藝術。假如把謝棟樑的作品當作是太極來看，那麼作品中的二個造形無疑代表了太極中的「陰」和「陽」。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宇宙中的萬事萬物，無非是從陰陽的推移和生滅中衍生出來的，陰陽如果不能調和，在自然界就會有災變，在人事上就會起衝突，在人體中就會生疾病，而在藝術上則美感無由而生。為了尋求陰陽的調和，謝棟樑在形與形之間高低、大小的比例，以及方位、遠近的設計，可以說是饒費心思，他要在複雜和單純間，在變化和統一間、尋找出陰陽最理想的調和，以及最好的定位，試圖為單純的幾何造形，賦予有情的生命內涵和藝術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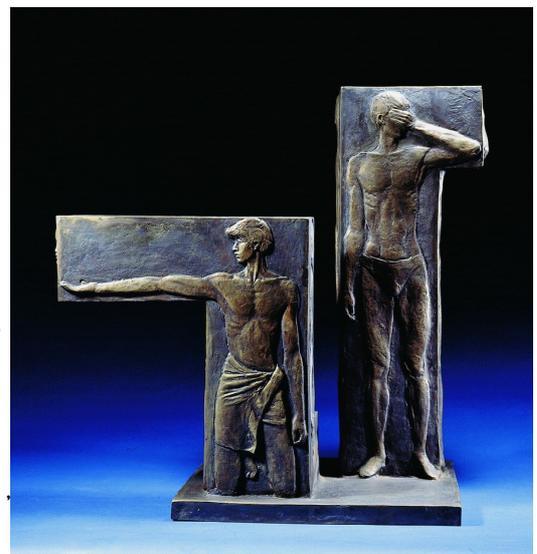


強調作品的整體美一直是謝棟樑的藝術主張，有時為了整體美感的需要，他會刻意使雕塑的身體作不實的誇大增強，或不合理的削弱萎縮，甚至違背自然的人機功能也在所不惜。同時為了強調整體的美感，他並不刻意塑造臉部的細膩表情，而慣常運用人物的整體造形所表現的肢體語言，來傳達他想表現的主题。這種不刻意求「像」的作風，和中國文人畫不重形跡



而重神韻的風格頗有雷同之處。因此謝棟樑所雕塑人物

面部喜怒哀樂等表情，經常是大而化之，而他卻特別重視整個作品線條生動、流暢所產生的韻律感，這些靈動的線條，給人如詩、如歌的感覺。



就謝棟樑作品的主题來說:他是一位人本主義者，他作品的主题一直是以人為中心，肯定人性的尊嚴和價值，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扶持，以及自我人格的敦倫盡

分，這些內涵不正是中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人道主義嗎，謝棟樑新近作品中的主題，有對殉道者的推崇，有對兄弟之情的謳歌，有對夫婦之愛的禮讚，有對友情的頌揚。這些作品無疑都是在彰顯人們心中至尊至貴的人性，以及表達人際間彼此關懷和同情的重要。他似乎想喚醒當今世人彼此間疏離和自私所導致的危險，只有彼此友愛，才能重建一個和諧而美好的人際社會。從謝棟樑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心靈世界，看到一個謙恭誠敬，克己復禮而又對人類無比關切的藝術工作者。在這些琳琅滿目作品中的人物，彷彿一個一個都是謝棟樑的化身。(本文三、四、六段引自拙文「探討人性尊嚴的雕塑家—謝棟樑」)